



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

[澳] 帕特里克·怀特 著

李 尧 译

文化生活译丛

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

[澳] 帕特里克·怀特 著

李 尧 译

文化 生活 译 丛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Patrick White
Flaws in the Glass: A Self-Portrait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assisted
by the Australia Counci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瑕疵:我的自画像/(澳)怀特著;李尧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1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5452-4

I. ①镜… II. ①怀… ②李… III. ①怀特, P. (1912 ~ 1990) - 自传
IV. ① K836.1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8193 号

镜中瑕疵	文化生活译丛
责任编辑 王振峰	刊行者
装帧设计 康健	生活·读书·新知
责任印制 卢岳	三联书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3.625 印张 249,000 字	网址:www.sdxjpc.com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刷者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0,001-5,000 册	发行者
定价 49.00 元	新华书店

中文本前言

怀特的创作方法 [澳大利亚] 尼古拉斯·周思^①

李尧译

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他之所以在澳大利亚和整个世界享有盛誉——他的许多著作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是因为他的作品包含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属性。首先，帕特里克·怀特不是一位生活面狭窄的作家。正如他的自传所述，他一生都在具有国际内容的范围内活动。他在英格兰读完中学和大学。他学习法语和德语。他到许多国家旅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中东驻防。许多亲密的朋友是外国人。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理性的，乃至个人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他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著作干脆以澳大利亚以外别的国家为背景——经常以希

^① 尼古拉斯·周思 (Nicholas Jose, 1952—):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生于伦敦，在阿德雷德长大，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牛津大学。1987—1990年任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黑玫瑰》《长安大街》《守望者》《红线》等已在中国翻译出版，现任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教授。

腊。他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著作也常常出现以欧洲为背景的章节，或者源于海外的人物、经验、回忆。这一点经常通过背井离乡的人物左右为难的困窘表现出来。

其次，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又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的属性。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沃斯》（1957年）和《树叶裙》（1976年）都涉及了澳大利亚历史的重要方面：早期欧洲人对澳洲大陆的探索以及欧洲移民与土著居民的关系。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人树》则通过一对澳大利亚普通夫妇半个世纪的经历表现了澳大利亚由农牧业殖民地发展成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后期的著作如《活体解剖者》（1970年）和《风暴眼》（1973年）则着眼于表现当代澳大利亚的生活。这些作品不仅以澳大利亚为背景，更重要的是以极其生动的笔触表现了澳大利亚生活的独特之处——五彩缤纷的内心世界的感知，澳大利亚乡音和语言的特殊结构，澳大利亚喜剧式的社会生活的精巧优雅，以及澳大利亚人理念中阴郁的思辨哲学。

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刚刚问世总是使澳大利亚读者大惑不解，并且感觉到一种挑战。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位澳大利亚作家这样深刻地揭示澳大利亚的社会问题，以及澳大利亚人作为互不相同的个体内心世界的冲突。帕特里克·怀特描绘的这幅澳大利亚的画图并不取悦于他的观众，他表现了澳大利亚的美丽、友爱，也暴露了它的丑陋和破坏力。可是，经历了最

初的抵制，澳大利亚读者总是很快便认识到，怀特描绘的这幅图画诚实，充满炽热的感情，努力向真理的目标求索。

怀特的创作方法对于他的读者也是一种挑战。他既植根于小说创作的传统，从诸如狄更斯、陀斯妥也夫斯基、哈代这样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又紧跟这种传统向现代派艺术发展的大潮，从约瑟夫·康拉德、D. H. 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中获益。他以自己浓厚的印象派的表现方法、诗一样的语言、意识流、黑色幽默，以及叙事技巧、观点表述上的“支离破碎”，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态度引进到澳大利亚小说创作上来。

但是怀特小说的读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许是他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想象力。他把世界看作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灵与肉的无休止的冲突。他试图将人类所有潜在的能力——从破坏力到创造力，从最崇高的到最卑鄙的，都包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人树》有一个很有名的细节：主人公在一口唾沫里看见了上帝。《沃斯》结尾时有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比喻：一只绿头苍蝇从一堆粪便里“脱颖而出”，翅膀上闪烁着充满希望的虹霓的光彩。帕特里克·怀特将自己内心深处那种矛盾的感觉毫不保留地交给了读者。

这样一种个人特有的想象，唤起怀特深沉的思索。许多年，他将自己的私生活严严实实地隐匿起来。他于1948年从

欧洲和北美回到澳大利亚。经历了一段充满活力、富有经验的生活之后，他和他的希腊朋友曼努雷·拉斯堪瑞斯退避三舍，离群索居。在自己的故乡，他感到“背井离乡者”的痛苦。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他生活在与澳大利亚社会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可是从70年代起，他又变得“社会化”，又积极卷入周围的生活。他会见记者，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个人生活、思想感情展现在公众面前。1981年出版的自传《镜中瑕疵》使这种展现达到高潮。

这不是一部普通意义的自传。正如书名所示，帕特里克·怀特照这面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映像既不赏心悦目，又不精确无误。镜子上有点点瑕疵，表明准确地认识自己该有多么困难。帕特里克·怀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蕴含着多种矛盾的人：

“一个离经叛道的英国圣公会的利己主义者，信奉不可知论的泛神论者，神秘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本来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却终究没有成为的澳大利亚人。”

也许正是性格中的多面性使他成为小说家。就如他自身包蕴着的多种人物与性格演出了一幕幕活剧。

“我看中了小说，或者更像是我把它作为将我这样一个由相互矛盾的性格组成的角色介绍给不肯轻易相信的观众的手段。”

帕特里克·怀特的“自画像”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他的早年生活，他与家庭、朋友的关系以及如何经过不懈努

力成为作家的简洁的回忆。怀特以他特有的犀利、智慧和总是充满疑问的、感情复杂的笔触撰写了这一部分。他以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往昔的朋友、敌人以及重要的事件。第二部分叙述了在希腊的一连串旅行。怀特在那儿寻觅到精神上的归宿，笔调更温和、更客观，也更充满了感情。第三部分“往事与随想”就像一组记录怀特现在生活的照片剪辑。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大度宽容。通过对颇有权势的朋友——前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爵士和他的妻子克尔夫人，以及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画家西德尼·诺兰道德堕落的剖析，怀特鞭笞了澳大利亚社会总体上的道德平庸。

《镜中瑕疵》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十分出色、别出心裁、诚挚坦率的“自画像”。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他的家庭、生活以及整个人类的评论虽然不无刻薄之处，但仍然洋溢着对真理、爱情的信仰和赞美。

① 萨西克斯郡 (Sussex)，英国之一郡。

中文本前言

目

录

中文本前言 尼古拉斯·周思 1

第一部 镜中瑕疵 1

第二部 旅 行 260

第三部 往事与随想 359

马丁路 20 号

——帕特里克·怀特印象 李 尧 418

第一部 镜中瑕疵

1926年夏天，我十四岁，家里人在萨西克斯郡^①菲尔范姆租了一幢房子。房子四周绿草如茵，风景秀丽，在母亲看来充满英格兰风情，要比总瞧着炎炎赤日、干旱的土地，并且总受毒蛇的威胁强多了。在父亲眼里，这儿是养羊羔、吃牛肉的好牧场。对于我，则是可以使创伤得以平复的幽居独处之地，只有乡村里的鸡鸣狗吠才使我想起自己原来远在异国他乡。

在父母为了度假而租赁的这幢哥特式新房子里，我很是自在。以前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活和这儿都没有联系，生活似乎从这里开始。

花园一边是凉亭，另一边有个小湖，宛若一面硕大无朋、银光闪闪的镜子。湖面上浮萍点点，涟漪层层，我的身影在镜子一样的水面上起伏跳荡，阳光照耀之下，忽而潜入水底，忽

① 萨西克斯郡 (Sussex)：英国之一郡。

而像一团淡绿色的海蓬子^①，在水面上轻轻颤抖。那些自以为熟知我对湖面上跳荡着的这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物的身影，更是一无所知。

在学校，我将自己关闭在骄傲自大的高墙里。直到假期，才从那高墙之下爬出来。伦敦的大街给了我自信。因为无足轻重，便可以随心所欲。我常常昂首阔步地走着，很为自己在那些一张张粉红色的、神情专注的面孔，或者苍白的、心不在焉的脸庞之中无人知晓而沾沾自喜。我吞噬着那些无所畏惧、目空一切、衣着考究的男人们的高傲，和属于他们的身材细长的女人。这些女人头戴钟形女帽，身穿裘皮大衣，敞着怀，露出干扁的、盐瓶子似的胸脯。他们的冷漠和可能产生的轻视并没有使我畏惧。相反，肥沃了那块埋藏着生物群体谄上欺下的种子的土地。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威尔士矿工的说话声总惹我心烦。他们身穿油污的雨衣，在布朗姆普顿路上大步走着，那神气跟他们的大嗓门儿倒很相配。我向难以到达的耶路撒冷^②前进，在

① 海蓬子（Samphire）：欧洲沿岸的一种伞形科多肉之植物，可做沙拉。

② 耶路撒冷（Jerusalem）：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

不知道该如何探究的深渊里与他们相聚。过后，躺在旅馆里面我的床铺上，在威尔士人的说话声交织而成的海洋和无端的不快中颠簸。起床之后，盥洗完毕，便和家人一起到专营炙烤肉食的餐厅，吃油炸小鲱鱼和土豆片。

她戴着棉线手套，拉着我的手，在悉尼昏暗的大街上走着。两面是窄小的房屋，脚下是滚烫的沥青路。她就是从西梅特兰来的格雷斯姨姥姥，要跟我们一起住些日子。

天气闷热，令人厌倦。

“快走，帕特里克。”格雷斯姨姥姥身材矮小，举止温柔，十分耐心。

“我不是叫帕代^①吗？”

“你是叫帕代，不过，帕特里克才是你的真名儿。”

我在发刷上看见过“帕特里克”，就好像那是别人的名字。在这个紫色的马缨丹花和牛血红的砖墙构成的世界里，我似乎不属于我的任何一个名字。我故意用靴尖儿踢着滚烫的沥青路，绷着脸生起气来——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格雷斯姨姥姥。她那浅棕色的皱皱巴巴的皮肤看起来像树皮一样粗糙，可是摸起来十分柔软，就像木兰树的皮一样。

① 帕代（Paddy）：帕特里克的爱称。

她的妹妹，露西姨姥姥，我就不大喜欢了。露西姨姥姥很胖，穿得鼓鼓囊囊，看起来很轻松，也很舒服，其实不然。她连喘气都很吃力，好像总是喷着鼻息。她把爱尔兰人看作澳大利亚的祸根，一见他们就生气。我因此而养成一种习惯，一走到街角的圣坎纳西，拔腿就跑。倘若碰到修女、神父、醉鬼，或者那个疯女人，就更无安全感了，一口气跑到斑芽树^①那头的沙砾汽车道，才放下心。

没有人让你相信巫术。因此，我把天主教里那些女巫都忘了。这年夏天，在菲尔范姆那座塔楼里，我读了一本关于放毒药、施巫术的破书。读完之后，便如法炮制，用蜡捏了一个小人儿，扎在大头针上，扔进火里。按照书上的说法，开学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可是没过多久就出了一桩也许是作为预兆的怪事：母亲的一位朋友突然昏倒在菜园子里。而我那个蜡制的小人儿就扔在那儿的一堆青烟缭绕的烂菜叶子里。是不是这道符咒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图？我的良心为之深深地不安，很希望能向谁倾吐一下心中的秘密。更糟糕的是，我那间小屋的窗口爬满长春藤，正好俯瞰菜园，把菜地里那幅悲凉凄楚的景色尽收眼底。小屋狭窄、憋气，散发着一股硝酸钾的气味。那是在

① 斑芽树 (bunya-bunya)：澳大利亚土著语，原产澳大利亚的一种乔木，树冠呈圆形，树叶呈针状，籽可以食用。

难以成眠的夜晚，我在长春藤的“幕帐”后面烧专治哮喘的纸熏的。

这幢房子的主人是诗人海莱。他在诗歌界没有什么地位，不过小有名气罢了。他的夫人是个疯子，他经常把她拴在凉亭的石柱上，让她呼吸新鲜空气。那儿有一块墓地，墓碑上刻着纪念死者的文字。还有一棵绿荫如盖的欧楂树，树下落着一层腐烂的果实，散发着阵阵臭气。

潮湿的夏季一天天地过去了，我怀着一种既不情愿又不耐烦的心情等待着，希望看到我的巫术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菲尔范姆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让人厌倦：体格健壮的孩子应邀来这儿小住；来英国造访的澳大利亚人，不厌其烦地讲述在欧洲旅行的细节，以及觐见王室的情景。如果大人们看见有个男孩儿，头戴米色法兰绒眼罩，在他们谈话时鬼魂似的出出进进，常常手足无措，琢磨不透。他们极力逗他，想让他快活。等那欢声笑语归于沉寂，他便溜之乎也，不仅暂时从大人们的身边，还从他自己的镜子里面的映像旁边逃走。

我憎恶上帝赋予我的这副尊容。可是倘能选择，又不知道变一副什么模样才好。也许变成一个壮实、英俊的小伙子？变成那种我平日里既轻蔑又嫉妒的形象？

为了消磨漫长的暑假，我们玩纸牌。那是一种用两副牌玩

的游戏，手指在心形乩板^①上轻轻地颤动，意志力催促它对未来做出合乎理想的预告。那几个枯燥无味的星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兄弟姐妹们演戏。演出地点在花园与小湖中间那块空地，观众是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父母亲虽然十分快活，但满脸傲气，不失尊严。朋友们却好像在受刑。苏珊^②是硬被拉来表演的，一定也觉得非常别扭。

我还记得一幕用无韵诗写的情节剧。有一段独白是说汤佩芝先生取出牺牲者的内脏，“将肠肠肚肚扔给大风”。

我的唯一的妹妹也许是一大串澳大利亚苏^③的样板。她身体健壮，爱闹着玩儿，苏珊娜^④是她的真名儿。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人们叫她苏珊娜远比叫我帕特里克叫得勤。母亲看过《出租汽车里的姑娘》。这是1910年代的一出音乐喜剧，里面有几首歌儿非常流行。

苏珊娜，苏珊娜，

我们爱你，

① 心形乩板（planchette）：一种心脏形小板，上置铅笔，迷信能在神灵指引下自动写出神的启示。

② 苏珊（Susan）：苏珊娜的昵称。

③ 苏（Sue）：Susan，Susanna，Susannah的昵称，故此处有“一大串”之说。

我们渴望得到你！

我们的心为你而燃烧，

亲爱的苏珊娜……

人们认为“苏珊娜”这个名字源于法国。为了迎合自己怀归的心理，大伙儿都喜欢叫它。而“帕特里克”除了区别于怀特家族叔叔伯伯们诸如亨利、亚瑟、欧内斯特、詹姆斯这样一些名字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非让人家挂在嘴边不可。在给我贴这个“标签”的时候，母亲一定没有顾及姨姥姥露西对爱尔兰人的敏感与恐惧。

我觉得苏珊或者说苏珊娜对自己叫什么并不介意。作为小女孩儿，她只是迫切希望能够变成一个男孩儿，别的都不在乎。她的两只手深深地插在短裤口袋里，一直没过手腕上总戴着手镯。她是学校滚木球冠军，而哥哥总给她丢脸，就是走运的时候，打不了两个回合也得败下阵来。一般情况下，更是总被球击中。同胞兄弟也常常打得难解难分。直到长大以后，血缘关系和共同度过的童年，才使他们得以和解。

我在接近老年的时候，碰到诗人 R. D. 菲茨杰拉德。他想起我童年时代的一件事情。他的哥哥和我的远房表姐结了婚。这夫妇俩去我们在拉斯卡特湾的住宅看望我的父母时，正好和

诗人相遇。后来再见面时，他问起他们上次访问我家的情形。“哦，还好……”我的表姐叹了一口气，“不过，那个讨厌的小男孩儿在家。”

客人们总是高高兴兴，直到我的妹妹——一个生一对酒窝的漂亮小姑娘把我对他们的“评论”公布于众。我就是那个让人讨厌的小男孩儿。我看到的、知道的东西似乎太多了。我忸忸怩怩，畏畏缩缩，是因为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否则我也能唇枪舌剑，对答如流。

父母很为我这个娇弱的儿子伤脑筋。他们不让我受穿堂风的袭击，而且总是用羊毛制品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他们有一座相当可观的牧场，希望我将来能继承属于我的那份遗产，发展他们的事业。牧场主的继承人应当身强力壮，可惜谁也不能对自己已经获得的生命做出某种承诺与保证。如果我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我的弱不禁风、咳嗽不止正在造成某种严重的后果，我也并不在乎。因为我所看到的一切，在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实在太生动了。我不相信那种老年人命归黄泉、小宝贝儿不幸夭折的事情也会发生。

我们为埋葬在用棕榈树叶做成的十字架下的死猫、死狗哭泣，还在坟坑里塞满了枯萎的金盏花。老年人的死则很少提及，因为他们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风雨雷电比死亡更加可怕，还有那个疯女人，还有无意中